# 景印宋本 附釋文尚書註疏

(一)

善本叢書

景印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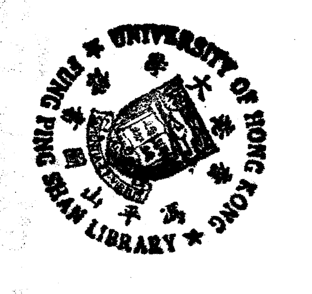
# 附釋文尚書註疏

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

# 景印宋刋本附釋文尚書注疏序

先儒嘗謂六經皆史而尚書春秋又其尤者尚書所載二帝三王大經大法特爲賅備故劉歆言六經莫備於書蓋易禮詩春秋諸經所涉皆止一端如易主著龜即洪範篇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篇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篇之樂敎也春秋褒貶即臯陶篇命德討罪之權也是知尚書記言記事薈萃先王政典實爲研經治史稽古考文者之所必資也我國羣經之有刻本始於五季惟





僅止於經注而已宋太宗端拱以降續有義疏刻本行世然皆單刻義疏不附經注滙經注及義疏於一帙者乃始於紹興間存世之宋刻羣經以兩浙八行本及建陽十行本爲世所稱而本院所藏宋寧宗慶元間建安魏縣尉宅刻本尚書注疏猶出十行本經疏之前亦爲岳珂所稱建本音釋羣經注疏之一是刻傳世絕少鏤刻精審字畫嚴整凌駕十行本之上而釐卷與浙刻八行本復異迨非單疏本之舊而爲注疏附釋文之祖本也聖人六經溯其源莫古於書而艱於訓讀者亦莫甚於書論者以爲本院所藏宋建安九行本譌脫絕少而勝處獨多宜付景印刊行或可籍校勘文字得失大有裨於聖學微言之探賾且寓傳存孤本秘笈於不墜之深意焉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衡山秦孝儀謹序

#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
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
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
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

朝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
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
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
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
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
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
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

於靜樹使斂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删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

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鑿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安
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
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
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
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
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

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
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
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
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
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
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
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

敎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敎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
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畧
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終

#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奉 勑撰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 釋文附

##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疏〕正義曰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

遂以所爲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擧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揔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揔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爲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揔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 釋文 伏古作虙 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 氏一號庖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大皞也 王于況反 **始畫八卦** 畫乎麥反 卦俱賣反 **造書契** 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 **以代結繩之政** 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由是文籍生焉** 文字也 籍籍書 疏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

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
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
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
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
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
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
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
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
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
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
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
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
云作結繩而為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為
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
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
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
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
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
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
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
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
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
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
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
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檝取渙服牛取
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
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
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

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年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愼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宣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 伏犧神農

**黃帝之書**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女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寶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謂之三墳**墳扶云反大也

**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疏伏犧至常道也　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王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

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
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
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
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
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
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
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
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
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録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
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録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
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
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
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
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輙數又鄭玄云女媧
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
數女媧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
六人或爲之説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
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

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
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説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
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説
者以爲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
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
以燧人厠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
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過如
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
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
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
故孔君以黄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
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
本紀皆以黄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
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
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説者乎又帝繫本紀家
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黄帝孫昌
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黄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
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説五帝而以黄帝爲首者

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爲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没神農氏作又没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王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爲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雖**

**設教不倫雅誥奧義**〔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烏報反深也**其歸一揆**〔揆〕葵癸反度也〔疏〕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爲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爲典

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爲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奥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爲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

八卦至此書也　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惣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爲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眞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揔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

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
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
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
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
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疏春秋至遺書也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
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
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
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
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
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
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
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
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
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
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惣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刪色姦反**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黜丑律反**述職方以除九丘**

疏先君至九丘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
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
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
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
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
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
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

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　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見爲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爲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疏 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

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爲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爲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代篇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爲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綱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爲帝嚳以上樸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恢苦回反大

也[坦]土但反 【疏】所以至其義 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巳畢揔而結之故爲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秦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坑]苦庚反焚詩書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難]乃旦反[解]音蟹 【疏】及秦至屋壁 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爲皇帝不復立謚以爲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爲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

序

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校]戶教反詩箋云韓國謂學爲校 **旁求儒雅以闡大猷**[闡]尺善反大也明也 **濟南伏生**[濟]子禮反濟南郡名也伏生名勝 **年過九十**[過]古卧反後同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傳]直專反下傳之子孫同 **裁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

十九篇是也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疏 漢室至得聞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

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
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
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録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
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
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
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
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
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
但不録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
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
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
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
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
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
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
説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説理自然同故曰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
故曰尚書鄭氏云尚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
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
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
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
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説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
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
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
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貴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説
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
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
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
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
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
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
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
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 共音恭亦

作龔又作恭共正漢景帝之子名餘也 好治宮室 (好)呼報反下好古同 壞孔子舊宅 (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毀也 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 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 皆科斗文字 (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疏)至魯至壞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爲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
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
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合舊音閤又如字下同皐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
般復出此篇并序復扶又反下同凡五十九篇即今所行
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謂虞書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
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

篇亡弗可復知悉上送官上時掌反藏之書府以
待能者疏悉以至能者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
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
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
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
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
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
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
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
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
外亦考之故云可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
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
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
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
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
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

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衞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愼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内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幷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隷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别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絶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别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揔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内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内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内古文篇題殊别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内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内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

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别卷以别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爲）于僞反**於是遂研精覃思**（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博考經籍採摭羣言**（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敷）芳夫反（暢）丑亮反**庶幾有補於將來**

（疏）承詔至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爲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别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群經六籍又捃拾採摭群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群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群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

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 爲于僞反又如字 **昭然義見** 見賢遍反 **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冠工亂反 **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 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 巫音無 蠱音古 **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 貽以之反貽遺也 **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 書序至隱也 正義曰孔君旣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旣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旣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旣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與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即詔

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因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爾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敎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一

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

#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

孔　穎達　疏

## 堯典第一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内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録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録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

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録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 虞書

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疏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録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録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録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敎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

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



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録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

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賢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慕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即注也以傳述為義舊說漢已前稱傳

**疏**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著張慮反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遁本又作遯徒遜反退也避也禪時戰反讓也授也作堯典

疏昔在至堯典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旣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



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旣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旣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爲優

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
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
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
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
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
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
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
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
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
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
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
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
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
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
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
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
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
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



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
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
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
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
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
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
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謚後來所加故或
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
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
謂之爲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
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
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
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
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
名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
甫謐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
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
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

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　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汝陟帝位爲攝因即直言爲



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旣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

【疏】曰若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巳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巳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巳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旣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 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巳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

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傳允信至天地　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上下



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云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兮反

【疏】克明至時雍　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　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

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踈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　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

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　正義曰釋詁以昭爲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推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

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沉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注同平如字馬作苹普耕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昬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孳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訛五禾反**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

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昧武內反冥莫定反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毨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

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別彼列反下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而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氄尺銳反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爲旬匝子合反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疏乃命至咸熙　正義

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爲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内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内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内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

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之　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裔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爲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

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厎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

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　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

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
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
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
揔舉其目就乃命之内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
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内又重分之故於
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
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
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
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
都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
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
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
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
農　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
詁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
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



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
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
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
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
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
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
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
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
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
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
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
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
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
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
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
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
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傳日
中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

刻漏晝夜一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爲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揔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

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一隅

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耔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　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之政　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

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　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耔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推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昬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惣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

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惣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温焉　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内之名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傳咨嗟至曆象　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迊四時曰朞朞即迊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内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蒲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揔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

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傳允言至其善　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熈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熈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放）方往反（胤）引信反（吁）況于反徐往付反（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末旦反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很〕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

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湯〕音傷〔洪〕戶工反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劒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皮美反〔戾〕力計反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帝曰往欽哉**

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疏〕帝曰疇咨至弗成　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

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群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群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　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

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别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録不當帝意乃始録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　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

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啟之爲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啟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傳采事至事者



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其功　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

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揔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　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

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爲害　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　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揔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乂治也　正義曰俾使乂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　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

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异已退也　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勑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與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以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

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然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旣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巳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

**汝能庸命巽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讓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辭不堪。(否)方夂反又音鄙(忝)他簟反

**曰明明揚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巳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巳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曰謚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年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户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顔反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迹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

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星據反妻千計反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嬀居危反汭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毗人反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疏 帝曰咨四至欽哉 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御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 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己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己所能故求人代己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巽順至之事 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

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
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　正
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
不堪岳爲群臣之首自度旣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
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
○傳堯知至求賢　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解四岳旣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王
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
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
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
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
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
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
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
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
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
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
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
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
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
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録何其妄且俗也
○傳師衆至言之　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
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
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
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
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
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
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
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
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
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
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
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
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

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
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
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
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
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
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
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
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群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
使問群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
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
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偏訪群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
也○傳俞然至如何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
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
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
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
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
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
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　正義曰周禮樂官有

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
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
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
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
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
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
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輙言舜是盲人之子
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
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
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
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
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
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
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
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姦惡
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
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昬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
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

故以此對堯寀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挂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　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　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

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揔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　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

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
婦道故云嬪于虞○傳歎舜至大矣 正義曰二女行婦
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
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
傳意出於彼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



#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三

## 舜典第二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難乃旦反作舜典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疏虞舜至舜典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
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
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
故微賤 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
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
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
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
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
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 正義曰嗣繼

釋詁文經所云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稽古帝**

**舜**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

俱聖明○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濬哲文**

**明温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 **玄德升**

**聞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 曰若至以位 正義曰昔

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録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

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温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 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温温恭人言其色温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徵用 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愼徽五**

**典五典克從** 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

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徽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揆葵癸反凱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遥反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起虔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詢音荀厎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厎非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疏 愼徽至弗嗣 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愼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揔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 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

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揔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爲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

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叙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 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

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旣録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傳麓録至於天　正義曰麓聲近録故爲録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録萬機揔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録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録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録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　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厎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以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旣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旣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旣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璿音旋

**肆類于上帝**堯不聽舜

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衍音演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月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偽反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疏正月至羣后 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以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群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月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察至與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



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

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 正義曰傳以旣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群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

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傳九州至祭之　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揔之語故知九州之内有所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捔也捔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捔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

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揔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
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
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
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
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鎭五嶽崩令去
樂鄭云四鎭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
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
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
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偏于群神則神無不偏故
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
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
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
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
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
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黄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
之也○傳輯斂至正始　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
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
既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是

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群后則知輯者從群后而
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
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
日受終於文祖又偏祭群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
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
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
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
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
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

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
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
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
守時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
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
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

**望秩于山川**

東岳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
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

**肆覲**

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天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遠音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恒如字徐于救反如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直遥反注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孚

疏歲二月至以庸　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

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揔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内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四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　正義曰王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説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子男　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群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

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　正義曰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須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正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



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鎚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修吉至其玉　正義曰周禮太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

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
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
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
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
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
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　正義
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
皮帛眂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
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
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
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
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
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
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
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
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傳
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
取其群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
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
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
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
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
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　一死是雉
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
以下蒙上脩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
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
相見其贄同也○傳卒終至則否　正義曰卒終釋詁文
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
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
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
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
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
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
璧皆還之也上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
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

則否○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里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守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　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

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　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群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録之○傳敷陳至能用　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兆什有二州謂冀兖青徐荆楊豫梁雍幷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荀俊反

**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

**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扑)普卜反徐敷卜反(榎)皆雅反

**金作贖刑**金黄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石欲反徐音樹

**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共)音恭左傳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放驩**

兜于崇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盖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猒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縉音晉饕土刀反餮他節反殛鯀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揔見之

舜典

疏肇十至咸服　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爲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年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大遠始別置之知分

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幷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兖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内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内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内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 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宥寬至五刑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躰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比鞭爲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躰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

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刑　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傳扑榎至撻之　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牧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　正義曰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揔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



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眚過至殺之　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

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

○傳舜陳至得中　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傳象恭至曰洲　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静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傳黨於至南裔　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傳三苗至西裔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静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

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

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傳皆服至見之　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揔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殂才枯反

**百**

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絶密静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户交反

疏二十至八音 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内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絶静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爲徃也言人命盡而徃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揔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歳也故孔傳云歴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歳不得有七葢誤爲七也○傳考妣至思慕 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遏絶至者遠 正義曰密静釋詁文遏止絶之義故爲絶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絶音三年則華夏内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繐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絶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

**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詢于四岳闢四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闢婢亦反徐甫亦反**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柔安邇近惇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惇音敦長張丈反下同**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乃旦反任音壬又而鴆反

疏月正至率服

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己將即正位爲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爲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爲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爲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勑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爲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爲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爲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

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冊朱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　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聦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聦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聦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揔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　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　正義曰柔安邇近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爲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言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爲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効之爲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　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説爲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爲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奮弗運反**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宗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雖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讓**

**于稷契暨皐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遥**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

疏 舜曰至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群臣之内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勑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皐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 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爲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爲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 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



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群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僉訓爲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 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 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皐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内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

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疏帝曰棄至百穀 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 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疏帝曰契至在寬 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 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遜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不得寬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

**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刖足也○辟婢亦反死刑也

**五服**

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處昌慮反朝直遥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惟明克允 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疏 帝曰皐陶至克允 正義曰帝呼皐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彊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爲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爲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 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



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 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 正義曰經言五服謂皐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筰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

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　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



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僰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傳言皐至述之　正義曰惟明謂皐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皐陶有信故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皐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

【疏】傳問誰至臣名　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

供其職事○共音供疏傳共謂供其職事　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甚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二臣名○斨七良反與音餘

**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益皐陶子也疏傳上謂至能之　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疏作朕虞　正義曰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羆彼皮反疏傳朱虎至之中　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誰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疏傳三禮至姜姓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

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此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疏**傳秩序至之官　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爲序此復訓者此爲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爲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徐音夷

**疏**傳夙早至清明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夔求龜反

**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冑直又反王云冑子國子也馬云冑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栗戰栗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永徐音詠又如字

**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拊如字或音撫而絕句者

非拊音撫徐音府

疏 帝曰夔至率舞 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冑長至孝友 正義曰說文云冑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冑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畧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冑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冑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 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冑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 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 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冑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傳聲謂至和樂 正義

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沽洗㽔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篇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位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　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傳石磬至可知　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即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堲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注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喉音侯

疏　帝曰龍至惟允　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

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絶命龍使勉之○傳堲疾至絶之　正義曰堲聲近疾故爲疾也殄絶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爲善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絶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　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疏帝曰咨至天功　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揔戒勑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等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主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揔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揔勑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黜丑律反**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

疏三載至三苗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群官之後經三載乃

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群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　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　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至不復從化故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疏**傳歷試至八年　正義曰上云乃言厎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疏**傳方道至十二歲　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

十在位之數推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絶句讀至方字絶句

**別生分類**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

**作汨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汨音骨

**九共九篇槀飫** 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共音恭王巳勇反法也馬同槀苦報反飫於庶反(槀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揔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疏】帝釐至槀飫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爲之傳故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 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 正義曰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槀勞飫賜也 正義曰左傳言槀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三